

## 火钵

□枞阳县钱铺中学 左克友

轻轻地揭开日历，两个小小的红字“小雪”，像两粒红红的火星从纸页上跳将出来，我猛然一悟，到了该下雪的日子。我似乎看见窗外：漫天飞舞的大雪纷纷扬扬地舞着，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。下意识地推开窗户一瞧，天灰蒙蒙，绷着脸，没有雪白，只有寂寥。

如今的冬天已名不副实。天阴沉沉的，像受了儿媳气的老太婆苦着一张没有血色的脸，想发一通脾气来，可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最终没有捂出雪。没有冰封雪地的寂静，没有雪花飞舞的浪漫。缺乏雪的冬天，总是缺少一种冬韵，让人提振不起精神来。

儿时的冬天给我的印象除了饥肠辘辘，就是冷。塘里水不动了，结成厚玻璃般的冰。屋檐下挂着比棒槌还要长的冰凌。冬天里的人冷瑟瑟的，身体抖得像筛子筛米，颤动不已。西北风从遥远的西伯利亚，带着刺骨的寒气横冲直撞而来。树叶经不住考验，纷纷坠落，横七竖八叠加在地面上。村口的枫树，旁逸的斜枝发出“呜呜呜”怪叫，惊得麻雀们慌里慌张地噤声逃亡。

寒气就像一条游动的水蛇从袖口处裤口边钻进来。没有电，当然没有空调取暖。于是黄泥巴烧制的小火钵就成了抵挡寒流的利器。火钵，下面是个半球型黄色泥钵，上面连着一个弧形的把柄便于提携。几乎每家每户都拥有这廉价火钵。早起，扒开火钵里的草灰，放一些自家锅灶里烧制的木炭煤子，再夹一些火星，轻轻覆上一层热灰。热灰不能太多，多了感觉不了暖气；不能太薄，薄了热量容易走失。有了火钵，寒冷就会退避三舍，身体中就有了一股暖气。

冬闲无事可做，手拎火钵成了乡村一道流动的风景。雨雪不用出工的日子，家庭主妇，早早起床，烧好锅，搞好火钵。男人们吃过早饭后，坐在凳子上，将火钵放在双膝上，双手像捉鱼一样罩在火钵上方，一股持续不断的热力从手里流淌于血液中。脚冷了，没有关系，将火钵放下，双脚搭在火钵边沿，慢慢地脚变热变暖。

一个人久呆在家里，单调，无聊。没关系，手里拎着这宝贝，到不见外的人家去串门，谈人唠物，闹出了乡村最温馨的一幕。不知不觉，漫长的冬日就打发过去了。年纪稍大的，夜晚睡觉前，把火钵放进被窝暖和一下盖被，睡进去早无钻进冰窖的感觉。当然，有时粗心，打翻了火钵，或火钵里火力太猛，引燃被絮的事时有发生。

那时冬的确冷，零下七八度的天气比比皆是。上学时，冬天的风像长角似的刮在脸上生疼。小手小脚要么开裂口，要么生冻疮，肿得像黑面发的馒头，既痛又痒，让人咒诅这要人命的寒天。学还是要上的，背着没有多少重量的书包，手提一只笨拙的火钵，跋涉于崎岖的山路上。走进教室，一干人放下火钵，脚搭在火钵上，身子渐渐暖和起来，室内温度噌噌蹿高几度，便可安心地认真听老师讲课。

小小的火钵除了给我们温暖，还给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乐趣。伙伴们相约从家里偷出一把蚕豆，一捧玉米，一袋花生，在放学的路上，选一背风的田埂下方，将偷来的生食放进炭火中，不一会，“噼里啪啦”的爆炸声次第响起。你吃吃我的黄豆，我尝尝你的花生，直吃得唇齿生香，吃得满面尘灰。在交换食物中友情就如火钵中的炭火，热腾腾的，绵长温馨。

泥巴做的火钵易损碎，有的发小别出心裁，把家里废弃不用的铁脸盆拿来。用剪子在沿上钻四个孔，用细铁丝穿起来，制成一个巨型的火钵。我们从山上捡来枯死的桠枝和松毛，放在盆里生火。有时树枝有潮气，不着火。我们轮流用嘴吹着，直吹得眼睛流水，烟雾四起。火旺起来了，我们围在火盆四周，又唱又跳，一天，一个冬季就这样愉快地度过去了。

童年少年就在火钵的陪伴下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，送走了我们既贫穷又富有趣味的童年时光，送走了我们又厌又欢的冰天雪地。时代的发展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作为一代人的帮手——火钵已淡出人们的视野。但我梦里时常出现它的身影，仿佛看见那火钵里盛满淡淡的乡愁。

行书 陆游《晚起》

第一中学 王 伟/书

□涡阳县

## 厨神

□天长市金集小学 金 永

开学季，清早出门，天黑回家，好长时间没为家人做饭了。星期天，终于得了空。娘俩要去天长耍，交待一个任务——烧午饭。要求是：十一点半回来，准时开饭。说罢，一扭身，手

牵手快快活活地走了。她俩着豆青短衫，浅灰休闲裤，形同姐妹。我呢，成留守家长，烧饭。

菜简单，炖鸭汤，烧南瓜。都是昨晚商量下的。看上去算不得活儿。先说烧南瓜。大概六零后对南瓜都怀有难以抹去的记忆。小时候，粮少，孩子多，母亲常挂在嘴边一句话，“米不够，南瓜凑。”深秋，菜园沟坎里，栅栏下，草窠中，这里睡一个，那里藏一窝，全是南瓜。像鼓，像笋，像罗丹的思想者，蹊跷古怪的形状。下霜了，南瓜会敷粉着色，颜色浓烈似油彩，叶子泛黄。把它们摘回家，堆满屋子。今天来看，别具喜感。没承想，现在南瓜是一宠，寻常难觅。偶尔宴请的餐桌上会有。经过大厨精心烹制，钵状倒扣，佐姜片，衬荷叶，再配上偌大的天青色瓷盘——色艺俱佳。但总感觉不是小时候吃的大南瓜了。太嫩，烂成糖稀，欠一点厚厚的泥土味儿，和无法表述的南瓜特有的香气。尽管如此，盘子上桌，筷子一伸，空了。

今天的南瓜是邻居老丁送的，艳阳园里的——正宗老南瓜。皮厚且坚。一刀切下去，涩涩的，不能轻易拔出来。拦腰剖开，金壁红瓤，鼓鼓的南瓜籽像小宝宝，憨态可掬，呼之欲出。扒去瓤，斩大块，洗净沥干。小半截，切了满满的一大盆。

烧南瓜大约是粗粮算不得什么菜，或上不了台面，要不，为什么《随园食单》这么重要的饮食文化专著里三百多种菜式竟无半点记述。写扁豆：“取现采扁豆，用肉、汤炒之，去肉存豆。单炒者油重为佳。以肥软为贵。”再如记冬瓜：“冬瓜之用最多。拌燕窝、鱼肉、鳗、鳝、火腿皆可。扬州定慧庵所制尤佳。红如血珀，不用荤汤。”记瓠子、豇豆、茭白也不厌其烦。独没有南瓜。为什么呢，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性，烧南瓜根本不讲“法”。汪曾祺写烧杨花萝卜，制法亦简。又脆又甜，叫客人吃得山响，余味难消，欲罢不能。小时候下雪天喝的茨菇咸菜汤也写得那么有味道，他怎么会忽略遍地皆是南瓜呢。

再一想，许多事本没有什么讲究，存其本真才好。招式多了，反显累赘。若果真如此，烧南瓜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。母亲把南瓜烧得那么好吃，方法极简。放素油，投姜片、红椒，蒜瓣拍扁——一切以少为妙，这样不欺南瓜本味。炒香后，南瓜块入锅略炒，搁盐，箍一点点开水，打小火，掩上锅盖，十五分钟即可。为不至于粘锅，中间需稍稍翻炒一下。出锅，装在深盘子里。烧南瓜，冷下来吃，也别具风味。

炖鸭汤也不复杂。中秋，稻熟蟹肥，正是喝鸭汤的最佳季节。挑一百四十天以上的麻鸭，用大瓷罐，一次性加汤让其慢慢咕嘟。鲜姜不可少。咸淡适中。

十一点多，娘俩回来了。买了大包小包一大堆，花花绿绿的。她俩说，马上中秋了，特地给你买了件礼物——一件海蓝皮质围裙。围裙正中两个啾啾体大字——“厨神”。着实让我惊喜了。当即系上，取镜子定睛细瞧，颇有几分厨神范儿！

## 传家宝

□皖北经济技术学校 张 飞

《大学》章句里云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。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。”“善”“仁亲”是传国之宝，更是传家之宝。我们家也有传家宝，父亲用厚道教我以修身做人。时至今日，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，是父亲将“厚道”这份传家宝传给了我。

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。但老实巴交不等于思想陈旧，父亲是一个与时俱进，敢于冒险的人。

早年听我母亲说，父亲年轻时就喜欢新鲜东西，喜欢赶时髦。有一次，爷爷让他去河南买几头黄牛回来，他却把买黄牛的钱拿来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。当父亲喜气洋洋地开着手扶拖拉机回来时，等待他的却是爷爷赶牛用的鞭子。父亲为此不知挨了几鞭子，但后来的事却让爷爷吃惊。

当全村所有的人都在用黄牛拉着犁铧慢吞吞地耕地时，父亲开始用手扶拖拉机在自家的地里实现农业机械化。在父亲用了不到十分钟就把一片长满荒草、崎岖不平的土地变成一道道匀称齐整的垄沟时，全村人的下巴都惊掉了。自那以后，从邻村赶来请父亲耕地的人络绎不绝，堵满了家门口。

父亲后来就靠这个手扶拖拉机发展起他的副业：犁地、打场、下粉、脱麦。父亲的业务越来越多，欠账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小时候，一到旧历的年底，父亲就拿着一只装满了花花绿绿大小账本的黑色皮包，挨家挨户地去要账。

有的人的账一拖就是两三年，账要不下来。母亲和父亲就开始争吵。父亲常说：“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谁家没个困难呀！咱家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。”母亲听到这话更加恼怒：“咱们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都是辛辛苦苦、起早贪黑挣来的，咋个就不能要？”父亲这时便笑

笑，靠在墙角，歪着头吸一种最廉价的不带过滤嘴的白色香烟。父亲的厚道当然也不是没有回报，村里的很多人都很信任他。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，我们全家正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过新年、看春晚。门外突然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，原来是邻村刚结婚的一对新婚夫妇。男子和父亲絮叨了许多，女子则淌眼抹泪地哭泣，母亲在一旁劝慰。父亲听了一会才明白，原来是新媳妇闹着要和公婆分家，公婆不同意。儿子和父亲大打出手，一气之下，儿子就带着新媳妇离家出走。父亲宽慰了几句，一看已经是后半夜了，就让新婚夫妇暂且在我们家住下。第二天一早，父亲带着这对新婚夫妇回到了家，先是当着公婆的面训斥男子不该跟父亲干仗。接着又两边说和，化解了公婆与新婚夫妇的矛盾。父亲的文化水平虽然很低，不懂得什么为人处世的大道理。但父亲厚道做人的言行，我却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父亲常常告诫我：“咱们家虽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但从没干过亏心事，没干过对不起别人的事。所以，老大（我是我们家的长子），你要记住，厚道是做人的本分，做事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父亲的话朴实无华，对于我来说却是至理名言。《颜氏家训》里云：“夫同言而信，信其所亲；同命而行，行其所服。禁童子之暴谑，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；止凡人之斗鬪，则尧舜之道，不如寡妻之诲谕。”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，却给了我一生最重要的教诲。我会将这份“厚道”，这份传家宝一直传递下去，子子孙孙，世代不弃。